

三 通 小 叢 書

河 童

芥 川 龍 之 介 著

馮 子 韜 譯

三 通 書 局 編 輯 部 編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78





三 通 小 叢 書

芥川龍之介著

馮子翰等譯

河

童

三通書局印行

河童（芥川龍之介作）

馮子韜譯

序

這是某精神病院的病人——第二十三號逢人便說的故事。他三十歲早過了，但外表看來是非常年輕的瘋子。他半生的經驗——不，這些事實不去管它。他屹然不動地抱着兩膝，有時看看窗外（鑲上鐵格子的窗外，有一株即枯葉也脫落完了的檜樹，張開枒杈枝幹在欲雪的天空，）向S博士和我絮絮地談這個故事。當然身體並不是完全沒有什麼動作，比如說「嚇得一跳」的時候，他猛然把臉孔一轉。……

1
我自信很正確的抄寫了他所講的話。如果有人不滿足我的筆記，那末，請到東京市外××村的S精神病院去看看好了。比年齡看得要年輕的第二十

三號，開始會丁寧地點頭，並指着沒有蒲團的椅子向你讓坐。然後露出憂鬱的微笑，平靜地反復這個故事。最後——我還記着他講完了故事以後的臉色。他最後一站起來便舉起拳頭，不管那個就破口大罵。——『滾出去！壞蛋！你這傢伙也是最蠢笨的，愛猜忌的，猥褻的，不要臉的，自大的，殘忍的，偏見的動物。滾出去！壞蛋！』

小 一

這是三年前夏天的事情。我和旁的人一樣負起背囊，從上高地的溫泉旅館，要攀援穗高山。諸位知道的，要上穗高山，只有沿着梓川上去。穗高山自不用說，槍之岳我從前也登臨過的，因此不帶嚮導便向曉霧瀰漫的梓川山谷上去。曉霧瀰漫的梓川山谷——霧總不見得消散，反而濃厚起來了。跑了一個鐘頭後，我打算先折回上高山地的溫泉旅館去。但是折回上高地去，也

總須得等到霧氣消散了才成。而霧却只是一刻一刻的濃厚起來。『算了，還是攀上去吧』——我這樣打算了，因此爲要不離開梓川山谷，便攢到矮竹林中分開路徑爬上去。

然而遮掩我眼睛的依然是濃厚的霧。當然有時在濃厚的霧中，並不是看不見山毛櫸或樅的樹枝青綠地垂着肥大的葉片。並且，放牧的牛馬有時忽然露出在我前面。可是這些東西以爲是已經看見了，然而，即刻又隱藏到濛濛的霧煙裏面去了。不久脚也疲乏了，肚子也餓起來，——加上被霧溼透的登山服和氈子等等，重的不得了。我卒至屈伏了，因此決定憑着巖石激成的水聲向梓川山谷下去。

我坐在水邊的巖石上，即時開始用膳。打開鹽漬牛肉的罐頭，堆起枯枝來生火——這樣一來大抵過了十分鐘的光景。這時候，老是和人作對頭的迷霧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逐漸的開始消散了。我咬着麵包向手錶看一下，時間已經是一點二十分了。然而，更有使我嚇了一跳的事情，在手錶的圓玻璃上，映着一個可怕的臉孔。我嚇了一跳轉過頭來。這樣一來——我算是有生第一次看見所謂河童這個東西。在我背後的巖石上，有一個畫像裏面一樣的河童，一隻手抱着白樺樹的樹身，另一隻手平蓋着眼上，稀奇地朝下看着我。

小 我發呆了好一會，身體動也不動的。河童也像吃了一驚似的，即平蓋在眼上的手也不移動。這瞬間我一跳起來，便跑到在巖石上的河童那邊去。同時，河童也跑開了。不，或許跑掉了，因為一翻身便不知那裏去了。我驚奇地環顧竹林四周。河童却準備逃走的樣子，在離開二三十米突的地方迴轉頭來看我。這毫不是稀奇的。可是，我感覺意外的是河童身體的顏色，在巖石上看我的河童，全身帶上灰色，然而現在遍體變成綠色了。我大聲的罵聲『畜

生，』再撲向河童去，河童當然逃開了。此後，我穿過竹林，跳越巖石，有三十分鐘光景，拚命的追趕河童。

河童奔跑的速度並不弱於猴子。我一心趕他的時候，好幾次已經看不見他的身體。並見常常滑了腳跌了交。可是跑到一株大橡樹肥滿地伸張樹枝的下面，剛好有一隻放牧的牛阻住河童的去路。並且這是一匹牛角很粗，眼睛充血的牡牛。河童一看見這牡牛便悲鳴起來，打個筋斗似的跳入特別高的竹林裏去了。我——我也覺得『好極了，』連即跟着跳進去。那知道那裏開着一個洞。我的指尖一碰到河童滑溜溜的背脊時，馬上倒轉來跌進深厚的黑闇中去了。我們人類當此危機一髮的時候，常會想到奇怪的事情上面去。當我『啊』的叫起來時，即刻聯想到上高地溫泉旅館旁邊有個叫作「河童橋」的橋。往後，——往後的事情記不來了。我只感覺眼前像有電光似的東西，不知

6 到什麼時候，失去了知覺。

二

過後醒來，看見我朝天地躺着，許多河童站在四周。還有一隻在肥厚嘴唇上帶着鼻眼鏡的河童跪在我身旁，把診聽器放在我的胸膛上。那河童看見我張開眼睛，打手勢叫我安靜一點，然後向背後的河童 Quax quax 的叫起小來。不知從那兒有兩個河童拿着擔架來了。我被放在擔架中，圍在許多河童叢羣衆裏面，靜謐地通過了好幾町路。排列在兩旁的街，和我們的銀座街沒有什麼區別。在毛生櫟的街樹後一樣地有各種店鋪排着窗簾，又在街樹夾在中間的街道上好些汽車在馳走着。

載着我的擔架不久向一個小橫街轉灣的時候，我被擡到人家裏了。後來知道這是帶鼻眼鏡的那個河童的家裏——那位名喚紮克的醫生家裏。紮克讓

我睡在小巧的床上，然後給我喝一杯透明的藥水。我睡在床上任紮克怎樣擺佈我，其實我的身體節節痛得動都動不得。

紮克一天必定來診視我兩三次，我最初看見河童——叫作巴克的漁夫，三天一次的光景，也來訪問我。河童知道人類的事情比人類知道河童的事情爲多。這或許因爲河童捕獲人類比人類捕獲河童來得多的原故吧。說捕獲或許不適當，但我們人類在我沒有到這裏以前，常常有人到河童國裏來的。並且還有許多人一生住在河童的國度裏。你以爲因爲什麼原故呢？我們只因爲不是河童而是人類——這個特權的關係，可以不勞而食。據巴克的話，有某青年道路工人也偶然到這國度來後，娶了雌河童爲妻，終身住在那邊。並且這個雌河童是這國裏頂美的一個，對丈夫的道路工人亦極能盡其敷衍的手段云。

過了一個星期以後，根據這個國度的法律，我成爲「特別保護民，」住在紮克的隔壁。我的家裏雖則很小，却建築得很精美。當然這個國度的文明和我們文明國家的文明——至少和日本的沒有多大的差別。向着街道的客堂三一間，放着一臺小的鋼琴，壁上掛着嵌上相架的蝕刻畫等物。可是要緊的房通屋以至桌子椅子的高低都準着河童的身長，好像跑進兒童的房子裏去似的，小只有這點是不方便的。黃昏時候，我常在這個房間邀請紮克和巴克，學習河童的言語。不，並不限於他們。因爲對於特別保護民的我誰都懷着好奇心，特別邀請紮克去檢查每天血壓的玻璃公司總理名叫軋爾的也到我這房子來。可是最初半個月和我最要好的還是漁夫巴克。

有一天溫暖的黃昏。我在這房中和漁夫巴克對坐着。巴克不知爲什麼忽然沉默起來，眼睛動也不動的凝視着我。我當然感覺很奇怪，因此對他說：

『Quax, Bag, quo quel quan?』翻成我們的話就是：『喂，巴克，幹嗎？』然而，巴克一聲不響，並且突然站起來，伸出舌頭，表示要跳過來的樣子，剛好像田蛙跳躍似的。我覺得有點害怕，輕輕地從椅上站起來，想一溜煙就跑到門口去。剛好醫生紮克跑進來了。

——喂，巴克，你在幹甚麼了？

紮克從眼鏡睨視着巴克。巴克好像恐縮起來，好幾次舉手到頭上去，向紮克謝罪。

——萬分的對不起，因為使這位先生害怕覺得有趣，無意中弄出這樣的頑兒。請先生也恕我吧。

三

沒有講下去以前，我須要說明河童這個東西。河童是究竟是否存在還成

爲疑問的動物。然而，我自身既然住在他們中間，當然沒有什麼可疑的餘地。那末，是怎樣的動物呢？頭上當然有短毛，手腳上有蹼，這事情和出於「水虎考略」的沒有顯著的差異。身長約一米突內外。體重，據醫生紮克的話，爲二十磅至三十磅，——間亦有五十多磅的大河童。頭正中有橢圓形的碟子，這碟子因年齡而漸堅硬。拿例來講，老年的巴克的碟子和年輕的紮克的小碟子感觸完全兩樣。可是最奇怪的當算河童的皮膚了。河童不像我們人類，皮膚顏色是一定的。大體適應環境而變其顏色，比如在草叢中的時候，變成草一樣的綠色，在巖石上的時候，變成巖石一樣的灰色。這當然不限於河童，卡美利昂也是一樣的。或許河童在皮膚組織上，有和卡美利昂相近的地方亦未可知。我發見了這個事實的時候，就想起民俗學上說西國的河童是綠色，東北的河童是赤色的記錄。並且想起在追趕巴克的時候，忽然失蹤了的事

情。河童的皮膚下好像有相當厚的脂肪，因此雖則這個地下國度溫度比較的低，（平均在華氏五十度上下，）可以不穿衣服。當然，每個河童大體都帶上眼鏡，攜帶紙煙盒，藏着銀包的。河童像袋鼠一樣在肚子上有袋，因此收藏這些東西沒有什麼不方便的。我只覺得奇怪的就是腰身一帶毫無遮掩的事情。我有一次向巴克問爲什麼有這樣習慣。巴克仰身絕倒，笑個不休。並且對我說：『我倒以爲你掩蔽起來覺得奇怪呢。』

四

11
我漸次學會講河童日常的用語了，因此，對河童的風俗習慣能夠理解了。其中最不可思議的，是我們人類認爲當真的，河童覺得可笑，而人們覺得可笑的，他們認爲當真——這樣荒唐的習慣。比如我們人類把正義或人道奉爲天經地義，而河童聽到這樣的事情，便捧腹大笑。總之，他們的關於滑稽的

概念，和我們關於滑稽的概念，標準是不同的。我有一次和醫生紮克談到節制生育。紮克張大口，笑到鼻眼鏡也差不多掉下來。我當然生氣了，便質問他有什麼可笑。記得紮克的回答大體是這樣的，當然有些少細節或許會記錯也不一定。因為我那時候還不能夠完全理解河童所講的話。

——但是單為兩親的利益着想，太奇怪了。那太過利己了。

小 反轉來，從我們人類看來，的確再沒有事情比河童的生育更奇怪的了。

叢 比如我後來到巴克的小屋，觀覽巴克老婆分娩去了。河童分娩的時候和我們人類是一樣的，也要借助於醫生和助產婦。然而，臨到分娩時刻來了，父親好像打電話似的，把口向母親的××高聲的問：『你要不要生到這個世界裏來，仔細想好再來回話，』巴克也一樣的跪下來，反復地這樣說了好幾遍。然後用放在桌子上的消毒藥水漱口。妻子肚內的小孩多少帶點客氣似的小聲

的這樣回答了。

——我不想生出來。首先，我父親的遺傳，單只精神病一個也就夠受了。並且我相信河童的存在是罪惡。

河 巴克聽到了這個回答時，沒趣似的搔搔頭。在那兒的助產婦即以粗玻璃管插進妻子的××裏面去，注射某種液體。這樣一來，妻子如釋重擔似的大地呼氣。同時，一向很大的肚皮放出了輕氣的氣球一樣縮小起來了。

童 能夠有本事這樣回答，所以河童的小孩一生出來，當然便會走路，會講話的。據紮克的話，說有一個小孩出世後二十六天便關於上帝之有無作了演講。不過那個小孩到第二個月便死掉了。

13 說到分娩的事情，我順帶的告訴你們一事，即我到此國來三月後偶然在一條街角看見過的大招貼的事。在這招貼裏面，下面繪有十二三隻吹喇叭的

執劍的河童，上面滿列河童用的像時鐘彈簧的螺旋文字。把螺旋文字翻譯出來，大體是這樣的意義。或許微細的地方也不免有錯誤的。不過這是和我同行的名喚拉布的河童學生大聲念出來的話，我把它抄下來的。

募集遺傳的義勇隊！

健全的男女河童們！嚙！

爲撲滅惡遺傳起見，

請和不健全的男女河童去結婚吧！

我當然在那時候也對拉布說，這樣的事情是辦不到的。這不只拉布一人，在招貼旁邊的人也哈哈的笑出來了。

——辦不到？然而，據你所說，你們正和我們一樣施行着呢。你以爲哥兒戀婢女，小姐戀汽車夫是爲的什麼緣故？那是無意識地爲消滅惡遺傳吧了。